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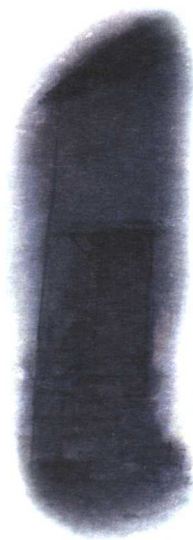


江南佳话

北京出版社

何棱 著

维扬韵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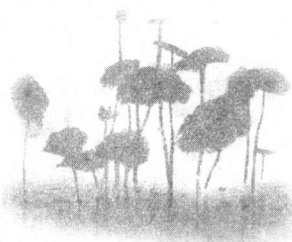


江南佳话

北京出版社

维
扬
韵
话

何
棱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维扬韵话/何棱著. - 北京:北京出版社,1999.11

(名城烟云/谢善骁主编)

ISBN 7-200-03953-5

I. 维… II. 何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4052 号

维 扬 韵 话
WEI YANG YUN HUA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邮政编码:100011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*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6.63 印张 114200 字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 - 10000 册

ISBN 7-200-03953-5
I · 606 定价:12.00 元

《名城烟云》文学书系编委会

(按姓氏笔划排列)

王 蒙 冯亦代 许力以 刘 冰(美国)

阿 章 茹志鹃 赵 寻 秦 川

陶信成 萧 乾 曾守雄(香港) 谢善骁

主编 谢善骁 阿 章

策划 北京大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香港中华文化出版有限公司

目 录

- 1 / 烟花三月是扬州(代前言) 何 棱
- 18 / 炀帝亡迹
- 33 / 鉴真渡迹
- 51 / 小杜诗迹
- 65 / 欧公雅迹
- 82 / 双忠烈迹
- 94 / 十娘沉迹
- 107 / 史公忠迹
- 122 / 渔洋吟迹
- 138 / 石涛画迹
- 151 / 棟亭刻迹

162 / 板桥怪迹

183 / 敬梓终迹

196 / 阮元归迹



烟花三月是扬州

——代前言

何 棱

友人来信说，久欲到扬州一游，但直到退休，也未遇到顺访的机会，如今无官一身轻，决定专程到扬州造访。交通的不便，使不少亲朋好友难见扬州真面目，至今还怀着同样的遗憾。

怪就怪当年那位津浦大动脉的总设计师，漫不经心地大笔一挥，有意无意地把一座“江左名都”甩到了南北钢铁大道的外面。据载，这条交通干线原计划是从天津经扬州到镇江，叫津“镇”铁路。然而从清朝廷军机处最后出笼的文件，却像变戏法似地成了津“浦”铁路。一字之改，毫厘千里，使得曾经凭借长江运河走南闯北的扬州，从此远离了奔向现代社会的阳关大道，孤傲且又无奈地经受了百年冷落，如同守候于寥落古



行宫的寂寞宫女，无处诉说一腔难言的苦衷。不言而喻，多少借公费出差之便驻足览胜的国人，也自然与扬州疏阔了。

扬州是我少小留下的悠长记忆，也是我老大回乡吟唱的田园牧歌，这种不竭的记忆和永久的吟唱，最初都来自唐诗。儿时在背诵孟浩然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”千古名句的同时，幼小的我却早已熟记了李白那充满魅力的佳作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：

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

孤帆远影碧空尽，惟见长江天际流。

李白的优美诗句，是幼小心灵对家乡扬州（广陵）自豪感的最早启蒙，也是流淌于心田的对家乡山水恋的第一股源泉。后来当我在冰封雪飘的北国工作期间，曾不时遥望南天，轻轻吟诵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，借以寄托对家乡的思念之情。

然而南雁北飞之后，多少个“烟花三月”过去了，“下扬州”的日子却是遥遥无期。渐渐地，扬州变得雾里看花般的朦胧，记忆也如同水底捞月一样空泛。

在人生的旅程中，常常会遇到突如其来的急转弯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竟使我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的夙愿得偿，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、思念已久的家乡扬州。乍回扬州，真有说不出的兴奋，不过在熟悉的想象中也不



禁夹杂了不少陌生之感。我慢慢回忆和寻觅着孩提时代留下的足迹，独自从瘦西湖景区漫步到蜀冈景区，历数诗文书画，饱览水云烟雨。

回到扬州，不仅唤醒了旧的记忆，而且找到了新的感觉，这就是扬州的丰韵和她的娴静。扬州的名园胜景没有江南诸多园林的逼仄之威，显示了她的丰韵所在，或如人们常说的扬州“兼有南方之秀，北方之雄”的独特风格吧。而扬州的娴静，则表现于景区中的自然、闲适和幽静，这是她比吴越几座名城略胜一筹的地方，也可能是由于交通不便带来的回报。身临其境，徜徉于如此一处胜景，置身于如此一方“静”土，才能真正领悟到唐朝诗人张祜在《纵游淮南》一诗中流露的那种羡慕之情：“

十里长街市井连，月明桥上看神仙。

人生只合扬州死，禅智山光好墓田。

我把扬州称作“静”土，多少还有点依据，然而却不敢称之为“净”土。我的友人刚踏上这片“静”土，就遇到了一些不“净”的麻烦，尽管扬州以其丰盛的山水文史飨客，使他心满意足，但临行之际谈论起来，还多少有点耿耿于怀。我想早晚有一天，扬州会变成既“静”又“净”；文明古城，当然应该有更多的君子市民来维护和弘扬她的文明。



友人十分羡慕扬州的离退休干部，受到市政府的关心、照顾，能享受一份免费游园权。外地的老人们，自然只能望梅止渴了。

二

在中国众多的古城中，可能没有几座像扬州那样，在历史上有过如许之多的荣衰更迭，大起大落，可谓历经沧桑，饱受风霜。扬州有过利通四海、富甲天下的兴盛时代，然而又遭逢过腥风血雨、城毁人亡的人间劫难。

维扬春秋，恰如现代国学大师钱穆所言：“瓶水冷而知天寒。扬州一地之盛衰，可以乱国运”。纵观两千年的历史，扬州的兴衰与国运的荣辱竟是如此奇妙地息息相关，血脉相通。每当国富民强的太平盛世，扬州往往铸造出时代的辉煌；而在改朝换代、山河破碎之际，扬州也总不可避免地于落日余晖中化为废墟。

作为一座城，扬州诞生于公元前 486 年的春秋时期。当时，正在强盛起来的吴国，为了北上与齐国争霸，在长江北岸挖邗沟，筑邗城，从此扬州就呱呱落地，开始了她生命的历程。以后楚国扩占江淮，在邗城旧址筑城，取“广被丘陵”之意，名广陵，秦时设广陵县，属九江郡。无论是邗城还是广陵，都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或悲或喜的信息，这个城市似乎是在无声无息之中，



悄悄地送走她寂寞的童年的。

汉皇朝建立了第一个统一强盛、稳固持久的大帝国，中国进入了一个生气勃勃的辉煌时代。优越的地理位置，丰饶的自然资源，使扬州开始了一段豪情满怀、意气风发的青春年华，从而形成了扬州文化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。当时被汉高祖刘邦立为吴王、坐镇吴国的是他年仅 20 岁的侄儿刘濞。刘濞年轻志大，又是个明白人，即位于国都广陵，广招天下贤才，开发两大资源：开铜山铸币，煮海水为盐。42 年的苦心经营，使吴国成为西汉前期最强盛的诸侯国。然而好景不常，在汉皇室着手削弱诸侯之际，刘濞带头发动了“吴楚七国之乱”，以失败而告终，从而国废人亡。

吴国不存，虽然使扬州在东汉时最终降为广陵郡，但是政治地位的降级并没有损伤她经济上的元气，100 多年的稳定局面，使扬州赢得了宝贵的成长时机。扬州没有逃脱的第一次劫数是在南北朝时期，而且在从南朝宋文帝到梁简文帝的 100 年间连遭三劫，祸水来自北魏，也来自内部叛将。三度屠城，广陵城内一片颓垣断壁、鬼哭神嚎，繁华一时的广陵城自此留下了“芜城”的别号，诗人鲍照曾以一曲名篇《芜城赋》，为后人留下了一幅悲惨的画图：

白杨早落，塞草前衰。稊稊霜气，蔌蔌风威。
孤蓬自振，惊砂坐飞。灌莽奋而无际，丛



薄纷其相依。通池既已夷，峻隅又已颓。直
视千里外，唯见起黄埃。凝思寂听，心伤已
摧。

扬州的文化经济再现辉煌是在唐朝，随着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，扬州也与中华帝国唐朝一起，登上了自己生命的峰巅。其时的扬州，如同一个端庄、丰腴、成熟的标准唐代仕女，雍容华贵，风流蕴藉，仪态万方。优越的地理位置，便捷的交通条件，发达的农业经济，使扬州成为一座商业大城，一座仅次于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的繁华大都会，恰如唐诗所赞：“淮浪参差起，江帆次第来”，“蜀船红锦重，越橐水成堆”，“夜市灯火连星汉，水郭帆樯近斗牛”。于是元老重臣来这里任职，中外商贾来这里贸易，文人墨客也纷纷来此游赏、歌吟。远从大食、波斯来到扬州经商的商人数以千计，而在“十里长街市井连”的扬州街市，盐、茶、陶瓷、珠宝、药材、织物等各类商品，美不胜收。

随着“安史之乱”的发生和以后唐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，唐帝国终告灭亡，扬州的“十里长街”和“二分明月”，也如烟云一样飘失和消逝了。然而给予扬州以致命性打击和摧残的是南宋时金兵二度占领扬州，美丽富饶的扬州遭到了惨不忍睹的洗劫。当南宋著名词人姜夔于公元 1176 年冬路过扬州时，抚今追昔，写下一首名词《扬州慢》，成了扬州历史上又一篇《芜城赋》：



淮左名都，竹西佳处，解鞍少驻初程。过
春风十里，尽荠麦青青。自胡马窥江去后，废
池乔木，犹厌言兵。渐黄昏，清角吹寒，都在
空城。杜郎俊赏，算而今、重到须惊。纵
豆蔻词工，青楼梦好，难赋深情。二十四桥仍
在，波心荡、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
为谁生！

使扬州雪上加霜的是在南明时期。史可法率众抵
御清兵，死守扬州，城破人亡，留下千古悲风，也记下了
清兵屠城七日的空前滔天罪行。自此，扬州只剩下了
一片焦土，一片废墟。与其说扬州毁于入侵之敌的手
中，不如说毁于那一群南宋和明末的昏君佞臣之手，扬
州又一次成了历史的影子，历史的镜子。

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清代“康乾盛世”，给
中国带来了回光返照般的复苏希望，扬州竟又一次像
野草一样奇迹般地生还过来，站立起来。在以盐业经
营为中心的商业、金融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，扬州在文
化、艺术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，令大江南北的诸多名城
刮目相看。然而在 300 年的清朝历史中，“康乾盛世”
只是虚假的昙花一现，从而也注定了扬州家道中落的
必然结局。

三起三落的扬州，是否引起了后人的三思？软弱



就要挨打，落后就会灭亡，扬州的经历留下的古老哲理和历史教训，希望不要仅仅化作几首诗词，数声叹息。

三

淮左名都，东南重镇，对扬州的称誉足以说明了扬州的历史地位和作用。尽管扬州没有作过哪个朝代的正式国都，然而历代帝王派驻于此的地方长官，却颇多重臣名将。西汉大儒董仲舒，东晋名将谢玄，北宋大臣欧阳修，南宋“双忠”李庭芝与姜才，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，一个个留存于扬州的方志，为扬州增添了多少光彩。

以提出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主张奠定了两千年封建王朝思想路线基础的董仲舒，曾被汉武帝授以江都相，在扬州辅佐武帝之兄、骄奢好勇的江都王刘非。董仲舒以自己的品行、礼义影响和匡正刘非，受到刘非的敬重，也为扬州人民所景仰。董仲舒故宅的遗迹“董井”，以及明代建的董子祠，至今犹存，还在诉说着两千年前的史事。

被后人称为“董江都”的董仲舒，在扬州任相期间身体力行，实践了自己提出的《对贤良策》：“夫仕人者，正其谊，不谋其利；明其道，不计其功。”不少诗人来到扬州，即景生情，临风兴叹，免不了想起当年的董仲舒。清嘉庆年间，诗人陈沆登临扬州城楼，面对风俗奢靡、



民生凋敝的城市和社会，以一腔忧虑之情，吟下一首《扬州城楼》：

涛声寒泊一城孤，万瓦霜中听雁呼。
曾是绿杨千树好，只今明月一分无。
穷商日夜荒歌舞，乐岁东南困转输。
道谊既轻功利重，临风还忆董江都。

其实，董仲舒的事，陈沆的诗，难道不值得后人的反省和沉思吗？

东晋政权南迁建康（南京）以后，位于江北的扬州，被历史赋予了十分沉重的使命，成为抗御北方异族南侵、捍卫东晋半壁江山以及开发江南经济贸易的重要据点。面临北方前秦严重的军事威胁，时任南兖州刺史、广陵相的谢玄，统兵戍边，坐镇扬州，组织训练了一支号称北府兵的骁勇善战的队伍，严阵以待来犯之敌。不久，谢玄指挥以北府兵为主力的 8 万人马，在淝水大败百万前秦大军，以“淝水之战”的一曲凯歌留下了千古奇闻。作为江北军事重镇和北府兵的大本营，时称广陵的扬州与南中国一起，经受了最严峻的生死考验，度过了最严重的危难春秋。

一个董仲舒，一个谢玄，文治武道，尽管无缘相遇在同一朝代，同一年岁，然而治城卫国，各显神通。取得的政绩战果固然令人喝彩，但更令后人称道的是他



们的精神和作风。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，扬州人素以有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主义精神而自豪，南宋的“双忠”和明末的史可法使扬州人的这种传统精神得以进一步升华，扬州以血和火的壮举和功烈震古烁今，光照日月，这与董仲舒和谢玄开创的好城风未必无关。

这样一种传统精神和优良城风，差一点败坏在两位皇帝之手，特别是那位千人唾万人骂的无道暴君隋炀帝。隋炀帝当年三幸江都，大兴土木，竭尽奢靡淫乐之能事，简直是史无前例。久久流传于扬州民间的关于隋炀帝孽迹的传说，即使到了现代化的 20 世纪之末，依然令妇孺皆恨，千夫共指。其中一则是隋炀帝下扬州看琼花的故事，几代流播，数番加工，直到人们能感到颇解心头之恨时，故事的演绎才算有了结局。虽然编讲和听传故事的人都有点阿 Q 精神，然而敢于调侃帝王的阿 Q，也算得上一名勇士了。

据说琼花本是隋炀帝的妹妹，是一个沉鱼落雁的靓女，被荒淫无耻的隋炀帝看中了，竟欲施暴。其妹誓不相从，以死相抗，贞烈的灵与肉落地扬州蕃厘观，化作一朵美丽得令人眼花缭乱的琼花。隋炀帝在梦中获讯，遂生乘龙舟下扬州看琼花的念头，而正是此举使他自已难逃劫数，终得恶报。当隋炀帝领着千百名妃嫔宫女浩浩荡荡进蕃厘观欲看琼花之际，明明是绽开如玉、满院馨香的琼花，却突然被一阵无名狂风吹得七零八落。隋炀帝狂怒不已，大骂“妖花作祟，不容朕见”，

并下令砍伐了美丽的琼花。

如果说隋炀帝“三幸江都”，在扬州古老的土地上，种下了天怒人怨的种子，那末六次南巡江南而驻跸扬州的乾隆皇帝，也并没有在名城留下什么好影响和好名声。原因很简单，即使这位史称“英明”的君主，每次亲幸扬州，除了耗用大量的钱银、徒增平民百姓的负担之外，更有一层潜藏的弊病，就是皇帝每巡一次，就使所到之处的浮夸、虚假、铺张、奢华种种不正之风上涨几分。对于乾隆南巡，聪明的扬州人又有声有色地编造了一连串真真假假的传说，其中一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义的故事，好事的文人已据此著文发表，题为《一夜造成之塔》。

据传，乾隆南巡扬州，当游览瘦西湖时，对待从随口说了一句：“这里就像北京南海的琼岛春荫，可惜少了一座白塔。”一位姓江的扬州盐商闻讯后，为邀宠献媚，讨得皇上的欢心，在一夜之间用盐包堆成一座假白塔，以应付御览。为怕惹个欺君之罪，这位盐商还被太监敲诈去 5000 两银子，皇帝走后，才在原址建造了一座真正的白塔。

虚构的故事，却是历史的真实，而真实的历史，却又往往使深居简出的皇帝难以了解，也难以理解和置信。皇帝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了，乾隆六到扬州，与扬州民众依然是咫尺千里，他无法、可能也不想接触市井小民，更谈不到倾听他们的心声。映现在他